致堂讀史管見

讀史管見序

讀史管見　先祖文侍郎論史之書書名所自命也氣分陰陽而為天地萬物生殖其間惟人之為靈鍾出類拔萃之謂聖參天地贊化育裁成輔相之伏羲分陰陽為前耦

畫卦以明理倉頡因物形製字書以紀事後聖明理以爲經紀事以爲史史爲案經爲斷史論者用經義以斷往事者也夫子生知大聖贊易定書記古之事斷自唐虞因魯史以作春秋垂法萬世與堯舜禹稷

永士耕稼同功六聖生而知之常人
則學而知之不學不知則不得為靈
而與物等耳　先大父文定以經學
受知於
高宗皇帝奉　詔纂修春秋傳
弘綱大義日月著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後

至於五代司馬文正所述資治通鑑事
雖備而立義少　但又用春秋經旨尚
論詳評是是非非治亂善惡如白
黑之可辨後人能法治而戒亂趨善而
去惡人君則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為
明君人臣則能致其身罄臣節而為

良臣士庶則可以不陷於不義保
其家於天地間豈小補云乎哉向者
知著書之意徒耽玩詞采以資為
文以博聞記則失先賢之旨而無益
於大用矣書成於紹興乙亥之踰一甲
子衡陽郡守孫侯德輿為政之初

師雲二屏序之教與郡之廢墜次
第修舉於是訪土求書得雲藏
讀史管見脫藁至合本刻而傳之
自春正月至冬十有一月告成可謂
知所先後矣晚學小子輒不自揆
謹序所以仰明 先志以啓後人

伯父名氏言行家有狀史有傳
嘉定著雖擷提挌曰南至猶
子大壯謹序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一

威烈王　周紀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

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逼君而自為然
而卒不敢若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
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
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
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至
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究舜君臣交儆
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故折勾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
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九幾而作
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
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
會而晉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一冰堅垂及百

戴韓趙魏之裂土而南面也周雖不命其誰與抗彼三家者非有愛而後求非有忌而少待也王之命之葢不得已焉是豈得與文公請隧之舉同乎乃田和曹丕之事耳和距祖常猶曰四世丕之於操纔夙莫間謂操畏名義而不敢篡漢則丕才非操比烏乎而遽敢操自校尉爲丞相挾天子以至受殊錫乘副車其漸已逼矣使其未死則黃屋左纛不俟五官將而後取也故謂亂臣賊子勢足以逐君自爲而卒於不敢非力不足心不惡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此論正矣實則不然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爲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嚬笑不茍

誰敢矯假八柄在已誰敢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出操懿莽溫之類接跡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於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必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恤爲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託身而得免况爲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者以愛民動本爲腐儒常談以聚斂積實爲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茗荈之利皆王政者弛者設法著令無不榷取必使斯

人與官為市其在城郭鄉聚坐賈區域又各有征賦焉酒
者先王所甚戒顧以是為大利之源以塞百姓養生之具
而其文曰抑末猶可也曰官曰胥吏曰卒伍曰工曰商曰
異端待哺之教曰無常職游手之人斯七者咸食於農而
農之受害既什百於末作矣若夫四時艱窶終歲勤劬
置而不論第撫其受害之切者以為監焉有田則税農之
分也升斗輸升斗石輸石加以圭撮鼠雀之耗則可也
乃至於一加再加三加又至於一倍再倍三倍歲豐穀賤
則責以半錢蓋續五六斛而後可以供一斛之輸歲歉穀
貴庶幾乎可以輸錢矣而官庾無積儲則責米之償數於
税米中又有他名之糴焉食之數至四五種名曰糴而實
無酬也尚有夏税焉又有舟車之費焉其細至於貫錢之

緡亦皆令出錢錢非農家所有也凡兩稅之時監臨官吏
持槩量秤斛與司廩門執酒罌戲夫官之徒御無慮數十
百輩取一年溫飽之計於兩三月之內大抵民力之歸公
家及此爲者中分其數矣是一郡當出稅米十萬斛者僅爲
二十萬斛稅錢五萬貫者爲十萬貫然則國何利焉豈非
是哉凡一家之稅官有四券各以爲據民所藏皆宜不得
取令甲昭然也而乃書於公籍者與公券異文戶券無逋
百姓欣然曰雖舉產半失之幸一歲門戶之事已畢無公
叫之擾矣乃大不然部刺史遣法而賦於州州遣法而賦
於縣縣無所出則關公籍之逋者而督之於是五等之係
籍者蓋無不逋之家也玩習既久凡縣以督逋爲無窮之
利不止於應公上之急也至於燕遊之費將迎之用縣官

貧而來富而去者皆自此出吾等百姓既無不通官税之家且重輸之可以已矣尚不爲之除於是一年虛逋至四五六年而未止也又至於借未來之税至四五六年而未止也然則國何利焉豈特是哉謂民不得私釀也則鬻麯引焉謂縣令當有以訓民也則鬻孝經焉謂百姓不可不知耕耘播斂之節也則鬻曆日焉謂牛馬非私貨售之物也則鬻牛契焉或勸以修學校而取之或諷以葺神祠而取之或因公上之役一規十十規百而取之或田難決之訟不與明白俾輸錢而兩休鬬爭立辨之事不與曲直俾輸錢而俱罷凶强盜殺幸而捕獲俾輸錢而未減猾胥巨蠹偶爾敗露俾輸錢而贖罪凡此百端可以歲舉者則歲舉可以月行者則月行可以日會者則日會爲縣無之供

於郡則爲材令爲州無關事於部刺史則爲賢守識擢自
是而加寵禄自是而致父子相襲以爲家學朋友相習以
爲公道或有論當時利病於有位之前以民貧爲説則齰
齗而應曰民頑不奉公上之急此言一出貪虐之吏嘩[illegible]
四起天下靡靡諰諰一意於錢錢多則乃錢少則敵其視
赤子豈直芻狗土苴而已甚若仇讎怨敵然惟恐濬之不
深索之不力而吮剝之不竭也然則國何利焉然此所係
特其大槩耳使儇巧黠者又不止耳昔世民富可以多取
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昔世國富可以橫費既而
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文景守
之則三十税一又且盡蠲不聞空匱之患明皇德宗守之
則爲大盜所迫倉皇奔竄食糲麥飯啖蕪菁根而不能飽不

閱持到之益何輕用其國而慮不及趙簡子與尹鐸哉
急急於藩蘇之近用而忽於保障之大計哉嗚呼天地之
道養萬物而已人君之德養萬民而已爲公卿大夫佐天
子行不忍人之政而已矣賢人君子傳此心有兼善天下
之具而已矣反乎此者賊道也

智伯伐趙趙襄子殺之智伯之臣豫讓欲報仇詐爲刑人挾
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獲之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
爲報仇眞義士也乃舍之後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遂殺之
君子爲名與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効忠
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乎矣觀而
不足於夷考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奮不顧身爲之報仇
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

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詐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眞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矣襄子知其如此獨無勉而旌之乎終於殺之何以爲人臣而不懷二心者之勸哉前史列讓於俠士淺之乎知讓矣

魏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皆師事之

常主於其臣愛順已而已賢主於其臣欲其諫已焉始乎求諫中而勉從終而惡聞者多矣況於師乎諫爭之臣則有朋友之義逆耳拂意之言至悻然發於心勃然變乎色者賢君所未免也然爭臣之位卑其勢可以進退而制指則其悖之尚淺也一成乎爲師其位尊其道嚴其教詔輔

拂必一於聽從而莫得違拒其威儀體貌必與之終始而不敢廢棄故君於得師為難非世之人無可師也以人主無求師之志爲師之道也不自得師而臣其所受教雖有願治之意其成就亦卑近膚淺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師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雖然不既與庸主遠矣乎故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修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問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聽田子之論則知鍾聲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國之庸主誠遠矣雖然文侯與子思同世不知師也而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不能師子思也

安王　周紀

魏惠王

魏相公叔痤言於惠王曰衛鞅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謂左右曰公叔欲令寡人以國聽鞅既又勸殺之豈不悖哉卒不用乃鞅相秦大敗魏師惠王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戰國之世謀臣策士之見用者衆矣其隱而未彰者又豈少哉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長無魏患未害為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為也况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公叔之言與惠王之恨同歸於愚耳且孟子為惠王言者百世保邦之道也王曾不喻乃致悔於公叔之愚計其不能救亡不亦宜乎卒之滅魏者是乃王素貪而戰之罪積亦久矣故夫毒

言正術與邪謀詭論交至乎前而知所從違用舍者興亡治亂之決也

秦人殺商君車裂以徇

富貴者權利之所在權利者怨爭之所集也都富貴執權利而免於怨爭亦有其道乎抑無其道乎周公位冢宰爲太師居天子父之尊攝幼君南面之斷可謂富貴權利之極矣流言構禍者三叔而已矣大臣召畢弗疑也具僚大夫弗間也王服諸侯四海百姓無謗議背叛者也周公所以致此豈無其道乎若衛鞅者談帝王于秦君其實在竊位以濟其欲耳及其得君專秉政久用法嚴酷秦人傷殘方且恬然自滿雖秦國素稱衛望如百里奚者歟心亦輕之自謂功烈人莫已及也趙良終日正言以警之歟尚

不悟其非也宜矣雖然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何則
百姓者六讎也六國者其敵也惡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
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葛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當是時一
身雖微天地猶臨設能聽良而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
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孰知聖賢之道忠厚之德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
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
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無力者藉
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繆留之論以利害權之者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爲法也使
所用而賢歟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並用仍有參副
不賢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類

乎繆留番為韓王忠計當告以賢不肖之分不當封以成子闕止之事也彼六卿分晉豈為是哉意者繆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所不分故危言以動之歟

慎靚王　　周紀

赧王

齊伐宋宋王奔魏死於溫

周顯王之二十三年宋太丘社亡至是五十年矣社亡者國滅之祥也宋王偃知戒懼而急於求覇用兵不息所向戰勝後心肆意不復知有天地之大社稷之尊其亡非不幸而天固前告之矣臨川王氏乃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矣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

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刊元祐卿士大夫姓名于其上以比方禹績而呂氏載諸謀章曰九金聚粹盡圖魑魅之形自昔讜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禍南鶩赤縣丘墟一言喪邦詎不信夫

趙以藺相如爲上卿廉頗怒曰相如素賤而位居吾上吾必辱之相如每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相如豈畏之哉夫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然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故損卦以懲忿爲德之脩國風以不忮爲行之善顏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據高位執大權可以生人殺

人而怒之不治則事得其倫人得其所者鮮矣夫廉頗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道諸儒者之前孰肯許身而自比哉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為怨敵今日驩如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然結交可也刎頸相許則賢者之過也

樂毅圍莒即墨三年不下

毅有智有勇守義人也圍兩小邑三年而不下非特毅之失計亦昭王處之未盡其道也謂莒即墨當緩而攻之乎則攻臨淄何其亟也謂為邑當服其心而後取乎則六月間下七十餘城豈皆先服其心也謂田單可懼乎則毅之才與勢豈單之敢擬倫也謂齊地大勢已定莒即墨不足

爲後患乎是不監少康之事非計遠者也然則謂何樂君位亞卿爲謀主至是垂三十年破萬乘之國報昭王之仇堂堂全齊悉爲郡縣兩邑未下僅如着面之黑子耳當是時昭王宜即遣使剖裂燕而封之不然位以上卿舉國而聽之乃至累歲爵賞不行顧以蕞爾破亡餘卒之守久寄將軍豈非昭王處毅未盡其道乎毅既成功當與他將使任軍事身歸燕國口不言勞主之眷禮未衰則必委腹心賴謀議長爲宗臣如其不然孫言稱病潔身而去之無不可者乃老師養寇處易若難以致父伏兵威之譏昭王乃始斬戕言者盤告其功遣輅車乘馬致南面王印則亦晚矣雖毅呈恐不受以死自誓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終不能解遷延之議使後之君子猶有遺恨也惜哉

蔡澤說應侯以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君不見秦商君楚吳起越大夫種乎籌因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怨已讎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謝病免

范雎以鞭笞殘息脫命簀中入秦抵巇捬魏舟之背扼其喉而奪其處內則傾秦王虧子母之恩失甥舅之愛外則聽韓魏之間陷白起而致之死而功烈無聞焉其心止於報恩讎齊物欲而已豈能輕舍富貴之地權利之柄哉而一聞蔡澤之言去位如脫屣雖不能為秦有功亦不失於奉身而退其視怙權固寵名僇辱而身不命家覆毀而國隨之者相去遠矣達人尚論取節焉可也

孝文王　　秦紀

莊襄王

三年王薨

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異人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呂政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遽也莊襄王雖政之父亦安得久而不死立三年而薨則政年十有三可以王矣故夫孝文莊襄享國之日淺不可不察也不韋能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爲秦國之王哉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知故史亦不得而載之耳

始皇帝　　秦紀

魏信陵君再以毀廢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

無忌至此蓋無可爲者矣觀其自處亦庶乎無悔者易曰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無忌其知此矣

文信侯飲酖死

秦王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迹不知其欲盜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貨妾必擇其良焉胡無禮義廉恥尚且濫賜正世惡族類之厖也而况諸侯乎而竊攬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販心焉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栢翳宗廟至是而絕爲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爲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初并天下

司馬氏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

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安得而亡之哉

司馬氏之論愚竊以為不然夫儀秦本心非為其國忠謀始恐喝劫持之欲行其計以取富貴耳既曰反覆矣豈能寧人之邦家哉秦合六國從儀以秦衡不再歲其約皆解楊子雲乃謂安中國者各十餘年不知何以云爾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交聘和睦者非若合從之以利害誘也故嘗試考之六國叔季之君既多庸愚其所任之臣大抵效計資能攻戰而已矣仰關而攻地利既不如秦計策戰攻又皆出秦下其為秦并非不幸也嗚呼子思孟軻並生乎其時一言不見庸日為迂闊無益於人之國也自今

觀之彼獲功利負氣勢赫奕一時者與野馬塵埃飄蕩滅息久矣而仁義正理根諸人心出於子思孟軻之口者未嘗亡也君子當何志哉

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

凡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爲首稱秦焚詩書坑儒士廢謚法行三族罪妖言命以十月爲正後世監之不尋其轍矣至於兼皇帝之號用三德之運壞井田開阡陌郡縣天下大作宮室巡遊四出登山告功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遵用而未改是何也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有曰皇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爲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爲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爲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

使臣子稱之乎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於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唐虞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必也略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制曰死而以行為謚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其除之

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當不義則父有爭子君有爭臣爭之猶可況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非臣子出私意由獨見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天以誄之乃盡人心合天意為天下萬世之勸戒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以為我君我父而吝之哉秦人除謚法乃忠孝之賊也後世謚法雖存公道不暢為臣子者

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者受所不當得取世譏笑亦不若不謚之為愈矣或曰加惡謚之不忍於心孰與加美謚之為近厚乎曰孔子有云過猶不及私心於近厚者乃所以為薄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己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著論誠辯矣然而不知聖人者也夫易者自然之數也建萬國以親諸侯者觀地上有水之象而為之地上有水非不得已而有也而謂封建不得已可乎中畿千里環列五服選建賢德與之共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征諸侯有罪王無暱親之貸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己可乎

凡宗元舉周之亂皆中葉而後衰微特甚之事若夫諸侯竊位以間王政齊晉主盟以尊王室逮其季世楚與齊韓共欲圖周屈於武公虎麋之論尚且計輟不行如此之類則隱而不稱顧取問鼎中有三數事爲封建之害豈不猶指西施之矉而掩其美哉且裂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爲表裏者也秦既廢井田而開阡陌矣則五等盡壞必至於交錯隳敗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猶建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乃謂湯武資諸侯之力不得已捐之以爲安何其敢於非聖人也至論漢唐魏晉延促之故有叛人無叛吏有叛國無叛郡有叛將無叛州皆一偏之說不周之見且秦二世而亡夏商三四百年周八百年其事不待較矣宗元尚且惑之則其謂禹湯文

武之制不如秦始皇又何辨焉其所見取舍如此則其謂

王椎叔文爲伊周管葛又何怪焉

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皆棄市以古非

今者族

或問斯荀卿弟子也其心術何至是哉曰仲尼之門親炙

之徒固有謬戾乎聖人者又况荀氏之學自不醇耶斯雖

殺其身覆其宗亡人之國矣而其說固在後之人陰述

而用之者未懲創也閉其學業則高談洙泗閉其術略則

遠紹伊周考其所爲則異於斯者幾希矣或曰韓愈稱荀

卿大醇而小疵今以爲不醇何也曰人性至善而卿以爲

惡禮者天理也而卿以爲僞子思孟子傳道於仲尼得正

而不差者也而卿既是仲尼復非伋軻其大本大宗如此

奈何以爲大醇哉其尊王賤霸蓋亦慕名而爲之言耳是故其言醇駁參焉學於聖人而無真見不自得其流至此無足恠也或曰如何爲真見自得者曰見不善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乃真見也爲善如渴而厭於飲飢而飫於食乃爲自得也

韓人張良以父祖五世相韓及秦滅韓散千金之産欲爲韓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之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弗得

重義之人一飯必報寡恩隆怨者雖宗國猶將使人覆之心一也而差別如此夫一飯薄禮也猶不忘報則可以見其仁矣相國之祿萬鍾豈直一飯耶五世之相其爲一飯多矣良區區於此豈爲利哉君臣之義不可廢也[illegible]

公以千乘之國不能復其父仇而良以亡國之臣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人之能否相去豈不遠哉或者著論以爲良年少輕用其身奮一朝之怒僥倖其成黃石老父蓋不善也故爲後期之約躡履之事以屈折其虛氣使能隱忍以就其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爲韓報仇非有仕漢之志者苟得呂政斃於一椎則其心愜矣餘亦皇恤或者之言又若慮其敗者是又不然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衆揮椎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罝中狐兎何敗獲之憂乎是亦淺之乎待良矣

二世　秦紀

秦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因問左右凡言鹿者　高因陰中之以
法自後莫敢言其過者
姦人欲奪君柄者必先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意使紛然
眩亂莫適所守然後其柄可得矣鹿之與馬非有疑近相
類之形也指鹿爲馬人莫敢言則瞽其君之目矣以忠言
爲欺以讒言爲信而人莫敢議則聾其君之耳矣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安危治亂之實一
切顛倒而人莫敢以告則迷惑其君之心矣於是恣其所欲
無所不至自謂可以永保福祿之權而不知禍敗已隨其
後自古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爲馬異事也二世
笑之以忠爲欺以讒爲信是非賢不肖兩易其位異事之
尤者也二世不知駭焉固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關而望夷之

賊已迫矣猶欲一見丞相是其心憒憒於鹿馬至被殺而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趙高弒二世而立子嬰子嬰殺趙高

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佑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所無可奈何之勢乃能不動聲色誅戮趙高雖不救亡亦紓忠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沛公至霸上子嬰降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是不然秦以詐力取旣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蓋已收其効肯以爲非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鼂錯明申韓未有以驗之其斯言之類歟

高祖　漢紀

沛公入咸陽蕭何先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以此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李斯獻策始皇用之燒經書坑學士謂可以杜異意息誹謗者矣然沛公一起言太公兵法運籌決勝者張良也說下秦將使連和者陸賈也收秦圖籍薦大將立根本者蕭何也陳奢靡取亡之戒者樊噲也將思歸之士出南鄭定三秦者韓信也脫輓輅定建都陳山河百二之利者婁

也自餘如參陵平勃之徒莫不以材智録勳爲漢宗臣計其生時始皇尚未平一天下也或伏於胥吏困於卒伍屠狗販繒寄食乞憐姓名不聞而往往已有蹀血咸陽葅醢祖龍之志矣始皇既不得而坑之方且虞心非巷議之人隆偶語非今之罪是猶大川泛溢壞堤横決而區區增土石窒罅漏不亦愚之甚哉史謂秦愚黔首夫黔首固多愚不待秦而後愚也其不愚者非秦所能愚也然則滅仁義之塗絶諫說之辯以一身而讐疾四海之人將以遏其口砭其心至於賊至而不知刃迫而不免是則自愚而已矣

項羽坑秦卒二十萬人新安城南

莫强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詐不可以法持

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自
不覩先王禮樂之化其所知者惟攻伐爭鬬耳彼其見白
起坑趙卒於長平必以為豪敢武勇而慕尚之也雖其失
資禍賊亦有所効而為之此二十萬人心既不服即遽坑
之使秦民皆不服也可盡坑乎昔周既勝殷殘之餘眾蠢
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建成周遷頑民選用畢
公君陳為之父師教訓漸磨至于三紀然後丕變習俗今
周異無異俗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而使周家有怨疾
之心秦焉然殄滅非無跡乃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
者眾矣不比之法而惟殺其孫二十萬人不服猶得而坑
之諸王侯不服四面而起羽獨且奈何哉
蕭何言於漢王曰願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爲丞相
人有常言皆曰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蕭相國乃謂養民
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善也當秦之世所
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漢王暴起雖有長者之號得秦
人之心而天下之賢人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兵
攻戰傷殘呻吟者衆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主無養民之
志則賢人巖谷而已矣草野而已矣天之立君凡爲民也
君之求臣凡爲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爲行其安百
姓之術也豈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苴如弁髦則吾之術
無所施豈不猶操琴而立於好竽之庭乎心術既殊則所用
者趨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也逢君之欲者也是
甘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

寄乎民心之日離而君勢之日孤也亡秦之轍可鑒已蕭
何有見乎此思得賢人與之共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乎
薦於漢王聞言即悟遂委以政於是韓信既亡而還陳平
自遠而至張耳失國而擇主願而聞說而從義三老董公
遮道而納說諸侯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何為
宗臣首奕葉永世其有以取之哉
漢王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不及以聞自追之或言何亡王
大怒一二日何歸謁王曰臣不敢亡追韓信耳王且喜且怒
罵曰亡者以十數獨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信國士無雙
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者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為大將
君謂武略之士急於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舍之則
藏也陳平所謂臣為事來所言不可過今日是也韓信濟

士耳稽留漢中見王未有以處之則思去而他適無足恠者蕭何既深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去身自追亡非特爲信乃爲漢王也方是時王未奇信則蕭何爲詐亦理之常而或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死故示不用之端激之使亡又爲此追求喜怒之態然後用信則信當竭力而必留是殆見漢王軒輊黥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恢廓大度何又稱人傑豈顧爲此區區小數以動一信哉漢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南面稱孤矣不如是不足以折其威而收其心信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而來非布比也或者又謂信既爲漢王蕭何所遂作史者亦復不悟至編之先賢語録予嘗聞之先君子曰語録如是者皆門人勦入之非先賢語也

漢王入彭城收羽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留諸將擊齊自以精兵歸擊漢大破之圍漢王三匝會天大風晝晦楚軍亂漢王乃得遁去項王獲太公呂后留軍中以爲質

盤水可捧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得非良平諸公不在行歟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諫者也且是行也多可疑者羽留攻齊而諸侯兵亟趣彭城何也借曰援其國都散其積實使羽至無歸則宜亟反滎陽以主待客而淹留引日何也若欲致羽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待其來擊其中扼諸險要縱羽未成禽亦必勝負參半而耽於寵樂宴安不虞何也卒之喪師二十餘萬人父執妻虜身幾不免漢業之覆在頃刻間若非

天意佑漢大風晝晦楚軍壞亂吁亦殆哉此漢王志不持
而氣爲帥徂於小勝逸欲生焉是以至此可爲監也
漢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王布令倍楚以留項羽數
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請行
史記人謂劉季多大言少成事彭城之敗幾於亡矣諸潰
軍猶未集其於自保尚未敢必而漢王遽謂得黥布則取
天下可以百全不幾於大言乎且當時興亡之決獨係於
布之歸漢耶曰秦失其鹿四海競逐名其師者謂誅無道
秦可矣秦滅諸侯各有分地而又起兵雖曰項羽爲政不
平主約不信顧亦伸己私忿而伐之耳此非制勝之機百
全之計也及三老董公獻言請暴項羽弑君之惡漢王大
臨三軍縞素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項羽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漢王雖折北於彭城而必知天下之歸己矣於是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鄉生陳此義而下全齊夫楚都彭城獨得與九江其與國也南失九江而無所倚東失齊斷其右臂竟以是亡高祖之言豈欺世哉

拜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爲護軍諸將盡讙則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讒之言其醜行王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爲之辯則又召讓平平之對既無愧辭亦無留志王疑既釋則謝之厚賜之又寵任之其後屢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薦賢受封侯之賞彼其君非明不以讒　　不以小棄大平獲釋黜賄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之

所以樂爲用而願効死也夫以文帝之賢尚慚於李布況其餘乎然則漢王不爲平去讒者何也曰用將之時既不可偏廢且信任平愈盛於前則諸將不直之愧亦多矣若夫受諸將愬而不爲別白被誘毀而不得伸理一以勢力行威辟而不要諸公道也欲人心服不亦難乎

韓信下趙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反背水陳以勝之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爲戰則皆走矣尚可得而用乎

論者皆謂信荅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不然後人効之出背水陣相擠而入水者衆矣信何以獨能勝曰是讀史鹵莽之罪也信之荅諸將直誠語以兵法特不

自伐其督戰之勞耳當是時信先出背水陣示不能以怠
趙人之心明旦建大將旗鼓與趙人戰者未必用銳卒也
已而佯敗棄旗鼓走水上軍非惟水上軍先受此令按兵
全力以待信耳信耳既來軍有所恃勢自百倍兩將軍文
冒犯矢石出入行陣間部勒精明其勝必矣後人矚其陳迹
間曰陷之置之則自處安地而處士卒於危亡人肯前死
乎曾不知信之所謂陷之置之者親以身蹈之也非使人
死而後求生也

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張良自外來曰誰為陛下畫此計

漢王未稱尊而子房以陛下呼之何也曰作史者之過也
漢魏而後姦渠擅國形勢上浸則有不令之人密効情款
微示變革之端以畢羣后之禮者固多有之子房甚爲是

哉或曰此亦文史之所同猶左氏載石䄇稱陳侯而與其謚耳是不然自後而舉前庸可如此故商鞅未封商於而書商君雖曰文史所同謂之失辭亦可矣烏有人非天子而天子號之乃以是爲比也使後世憸士傾夫推戴篡逆之臣引以爲例史氏之罪大矣夫子房非委心臣漢者也本爲舊君報仇耳博浪之椎不中則以太公兵法義其心而公既舉咸陽秦祿告終而公至漢則歸而相韓未至而羽廢韓王又殺之則復歸于漢爲書策臣以圖項籍籍誅則良志願畢矣及帝入關良即道引辟穀杜門不出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游其志可知也而謂良於帝未有天下之時率先羣臣以非禮諂之是以憸人之腹量君子之心矣

范增疽發背而死

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孜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無毫髮之顧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況已見天子氣龍虎五采之文又可殺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為沛公虜者此一言不謬耳後之論者曰有道帝民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孫心為且羽所逼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尚不及內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政使用之亦不免耳

漢王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

或謂高帝之圖項羽無遺智無遺力惟恐斃之不速也羽死封以本國而葬之哀哭乃去誠歟曰誠也帝與羽俱起

布衣受命懷王約爲兄弟鴻門之際自沛公左司馬曹無傷爲之亦既講解矣及羽背關懷棄放殺義帝而自立漢王假仁杖正以討罪人於是雌雄之勢分然而雲擾風驅雷轟電擊龍蛇交鬬山岳振搖一時角逐勝敗智伸力屈之迹既已消散無事則追念當時杖劍並起相與圖秦兄弟約言輔車歡好慨然有動於中而不可遏者此固英雄之人心事落落之態而史稱其大度者也誅則誅之哭則哭之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類歟然則曹操之哭袁紹如何曰操任術數人也紹雖死三子尚存河北未下袁氏之人猶衆操不得不爲爾且高帝之哀悲惟武帝哭昭乎孔明哭焉設庶同情乎吳孫氏之臣乞葬諸葛恪而司馬昭屈於向雄之言郗鑒亦請葬王敦家以塋而蔡興宗自

莽范義矣武帝責之對曰陛下討賊臣莽故盜蓋亡誅行於上私情伸於下自古不廢是皆高帝之餘澤也

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起義兵誅暴亂而自爲無道者項羽也既伏其辜矣枝屬何責焉惡惡止其身忠厚之至也高帝以丁公二心而殺之乃侯項伯何也項伯所以免帝於危者明爲羽講解此公道也丁公劝已及沛公而縱之去此私情也豈可比而同之乎甚夫以已之姓易人之姓則賴賢已論其失矣

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

按帝以冬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一月克之至春二月則又累月矣雖神器歸漢理在不疑亦見高帝意氣雍容若固有之與夫大事未集而遽自稱尊者袁術孫權公孫述之

徒終不克濟者其度量豈直霄壤之遠哉

田横士入海帝召之横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南面稱孤今王爲天子横爲亡虜其耻甚矣遂自剄横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爲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倶帝倶王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陳吳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矣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西都長安

帝起兵四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勤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東歸洛陽未及稅駕聞婁敬陳入關長久之計遍問羣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

不待改夕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
成帝業宜哉光武征隗囂并隴右還京師纔六日潁川賊
起聽寇恂之諫即往鎮撫之靡有倦意可謂能繩祖武光
前烈矣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以五十三縣立
從兄賈爲荆王以三十六縣立弟交爲楚王以五十三縣立
兄喜爲代王
之先王經世之法陵夷至于戰國至秦而掃地盡矣高帝勃
興既平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收拾五經講求王制首
復井田廢阡陌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攷也大
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使二帝
三王公天下之心至己而不泯豈不善哉而高帝負手自

雄不能稽古除秦滅項則志願已足雖曰懲秦孤立大封同姓然割地無制建侯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茍簡一時流患於後高祖之智既不及此良平諸公亦無爲之計慮者豈王澤當熄霸術當興天不啓其衷耶嗚呼惜哉

叔孫通起朝儀大抵皆襲秦故

帝王之禮因革損益至周而大備周八百年雖柄移祚迄其朝廷所用者無利害於爭戰從横之事雖秦火書滅籍亦必有知其略者誠能深加詢求草創而潤色之縱不得其全亦當參互有見使聖帝明王制儀立度文章物采寓法象形禁戒之意後猶有考不亦美哉惜乎漢高智不及此而叔孫通委己從人諧世而取寵也夫呂政所爲無一可以垂世立法者自漢興議論之臣禍敗之戒有所不言

言則必借秦爲諭豈有朝廷之上君臣之儀所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者乃獨可用乎遂使周室禮文泯不復見而秦禮得傳通之罪大矣魯二生未必能制此禮也然惡通面諛而不肯從亦賢矣哉至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則幾乎迂矣

韓信反夷三族

司馬氏曰韓信之功大矣觀其拒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耳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稱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高祖負信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齊不報而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是乘時徼利懷市井之心高祖欲取之久矣顧力未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愚以謂功過當相準信始與蕭曹傑不

可志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是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固諫而止

司馬氏考異曰史記云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大臣多諫未能得呂后使呂澤結留侯畫策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太子能卑辭厚禮迎四人爲客令上見之此一助也后從之太子入侍四人從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辟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臣義不辱太子仁孝恭敬天下皆欲爲太子死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之太子退上謂趙王母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四人之力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若決意欲行之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乆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有之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爲此特司馬遷好奇耳今皆不取

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評之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言爲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復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至於引致四皓羽翼儲宫方之齊桓公

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于首止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子房為之結黨以制之也夫高帝駕馭羣雄獨甚焉帝其材氣雄傑豈四老人所能抗而漢庭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人之助乎是蓋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易於坎之九二曰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先賢以子房四皓之事明之曰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欲立趙王如意者帝心之所蔽也聞四老人之賢願見而莫能致者其心之所明也子房用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納約者宜其從之之速也夫先賢之學非世之君子所能及也今當據諸史詳載之以見高帝免廢嫡之衍漢家有父子之序非子房其誰賴且子房時然後言言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

上言前後甚多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甚不載嗚呼良
豈有費言哉

孝惠　漢紀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
南叔孫通曰此高帝月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孝通曰人主無過舉願以爲原廟渭北
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
則遂之姦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
舉乎宜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
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
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

無亡而當則不若帝以毅踵頃氏而桀復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

高后　漢紀

太后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陳平周勃平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罷朝陵讓之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不如臣

自己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諸

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起太后心為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宿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微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氏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説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報亦如之二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陸生為平勃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將相不和固非

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使其皆賢皆爲社稷計相舉相職進賢退不肖將舉將職詰暴而禁姦何患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陰私交締類非公道者乎與勃同心謀慮則是也而進幣拖報則非矣一有傳之失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爲一時之計可耳非所以爲訓也

太尉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

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其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耳況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惟舊將之聽也

代王至渭橋羣臣迎謁太尉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上天子符璽代王曰至邸而議之

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敘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欲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遽上符璽夫渭橋非敵邸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

孝文　漢紀

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閒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

劉章忠勇光憤劉氏失職年纔二十而諸呂憚之不敢輕發及平勃舉事章首誅相國產其功不在二人之下文帝行賞於章宜先務而即位二年乃始與辟彊興居去侯而王又不顯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齊王謀不在代也文帝以是終懷不平大臣又無間隙之討使盛德之主稍有猜議惜哉則其所謂朕自任衣冠念不至此者殆亦空言

矣者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則可爲後法後世有自諸侯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恩於其舊邸之屬又致隆焉曾不知示狹於天下本以爲榮適以表私也

除誹謗妖言之令

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襟懾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

然則其所謂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爲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訐爲誅謗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指蕭爲芝指氛祲爲慶雲指雹曰不爲災也指孽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泛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饑者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非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文帝當陽而有此大異何也或以爲呂氏餘陰餘氣所感如公孫弘所言湯旱爲桀之餘虐也非耶曰天地之變非

一端盡以爲人事致之則如五行傳牽蠻附會泥而不通使人不之信者多矣盡以爲氣數適然不可致詰則古人有修德正厥事反災祥召和氣者班班可攷也要之爲天下主父天而毋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祇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性情所發而遂已也呂氏之禍既已往矣未來之應庸可忽諸然文帝方以德化天下尚儉素務勤樸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所以雖有災異之徵而無其應也若無其德而有其異乃以文帝爲解則誤矣

帝賜南越尉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悅而誠服矣或者誇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讖託於怪神欲以警厥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謂文帝有焉。

賈誼上書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死亡之言非臣子所當道於君父之前然不敢言者臣子之小忠欲聞而不諱者君父之達觀故茅焦曰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文帝春秋鼎盛自諛者賛之方有億萬斯年之視而賈誼直言不少嫌避文帝采納曾無介然若文帝其賢矣哉夫惟不諱故身有闕行不諱人諫朝有闕政不諱人言四方有敗不諱於聞天地變異不諱於見而無危亂之禍矣後世驕主喜誇而好譽其所忌諱多者至百十條德善不聞而死亡亦不可免盍亦監文帝而法之乎是故不諱之朝史冊以爲美談人臣之所欣遇也

又曰天子天下之首蠻夷天下之足今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

爲天之子而居天位必有天德何謂天德剛健中正純粹是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不倚正則不邪純則不已粹則不雜屈於物欲非剛也有始無終非健也執一廢百非中也背義狥利非正也或作或輟非純也所守偏駁非粹也具此六者天德全矣天子以臨覆四海雖均乎爲人而人仰之如天不可及也猶人之身四支百體皆仰乎首不可齊也德既與天並位又以天居本乎天者無不上親而非天之類者莫得近焉日月之明雨露之潤風雷之鼓動星辰之經緯雲氣之舒卷其爲物皆有大利于物而清潔高遠光大變化無形質滓穢之累所謂本乎天者是以上親也其在

人則陽明勝而德性用消人欲而存天理之賢人也人君視其德之大小器之淺深列于庶位使之代天工治天職而食天祿以撫天民則五典惇而天序建五禮庸而天秩行五服章而天命休五刑用而天討當本乎地而親下者亦無不得其所山川敉寧鳥獸若草木裕其在人也方域執道四民安業小人退聽夷狄賓服而天德之施與天同功天子之能事畢矣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矣與物等矣則無以相長而爭奪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況首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虞後患者哉

十二年除田之租稅

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爲邊患深入寇盜候騎至雍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之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綈弋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土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上幸雍郊見五帝

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其實一理也非天與帝二物也天子以繼天言帝以主天下言其實一人也非帝與天子殊分也考之詩書易惟天稱帝若句芒蓐收司五方者以神名之可也而鄭康成尊信緯書與劉歆周禮立五帝之號并天而六後世又升五岳爵次自公而王自王而帝一何瀆亂名實之甚哉夫帝者統御四海之稱未嘗統御四海則不可謂之帝亦猶天者徧覆羣物之稱不能徧覆羣物則不可謂之天其義類不亦顯而易明歟議禮制度能一正之以破積久之妄祛羣衆之疑使百世以俟而不惑是亦聖人之徒矣

帝欲拜相而高帝時大臣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性廉直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侯遂以為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

寵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禮罷朝嘉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今召 通至府嘉責之曰小臣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乃召通而 謝丞相通至泣曰丞相幾殺臣

蹶張彊弩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彊弩之卒而申屠嘉非有名望者聞也而挫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經學爲帝者師其見董賢極盡卑謟雖臣妾之態將以持祿容身哉鄙夫其可以爲嘉之御乎

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文帝減節衰絰貫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與而景帝冒用

此文乃自經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其罪如何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堯舜三代率由此道君者民之倡也立愛自親始民尚有不知化者而已先忘孝何以率天下之為人子者乎且著為禮文則有不貳之重制為刑辟則有匿服之誅乃不以身先之禮必不行而刑必不服矣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大耶謂妨政事則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則不得不可以為祝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其君之國者至於為臣民嫁娶祠祀之數則因禁費事為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戒懼猶謂

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為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絰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為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不惜哉必欲敦父子之恩使衆著於君臣之義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然後盡道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一